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蘭筏

第十四回 眾翰林朝堂保奏 兩姊妹閨閣爭婚

詞曰：官情好，丹陛同聲俱力保，果有回天巧。
香閨何事添煩惱，難明曉。只為扣紅絲，致使多絲擾。
右調《望江怨》

話說元侍郎回署，專候眾翰林保奏。到了次日早朝，百官齊集。眾翰林俱到，張閣老後至，果然對眾翰林說道：「老夫從科甲出身，最重詩文，以翰苑清高，木天雅望，這是老夫最欣羨的。前日田中桂恃才狂妄，自取其咎，聖上發在刑部勘問。雖是田中桂應得之罪，在老夫甚不過意，然其事因老夫而起，不便在聖上面前分解，這卻怎麼樣處？」此吋元侍郎亦在朝班，遂高聲說道：「既是老太師有憐才雅意，翰苑中豈無同志，何不推太師之心，公出一本，書奏田中桂麼？」眾翰林先前也有個同類相憐之意，只是干礙張閣老，不敢驟言。當下聞得張閣老一番言語，又聞得元侍郎如此明言，遂同聲應道：「既老太師有此美意，學生輩敢不同心，懇求聖上洪恩，如今聖駕臨軒，即當一齊保奏。」元侍郎道：「諸位年翁，所言極是，可寫一公本，候聖上升殿，保奏便了。」眾翰林道：「元先生所言甚妙。」遂取筆墨，寫一公本道：

翰林院臣某某等，誠惶誠恐，稽首頓首上言：竊聞君父之命，有唯無諾，臣子之子，有順無逆。田中桂以新第書生，蒙皇上恩敕入贅相府，可謂榮矣。田中桂不知進退，冒昧辭婚，罪不容誅。但因父母遠離，必欲告而後娶。又因糶糠難棄，兩具隱情，是以上違天諭。孝義為辭，較之悖逆有殊。臣等敢犯天威，連名公保，仰祈我皇上開天地之心，赦其無罪，倘格外施仁，仍賜原職，入贅相府，則天心垂眷，共沐旃幃於無既矣。臣等曷勝惶悚瞻依之至。

當下寫完了本，眾翰林齊僉了押。

須臾，鳴鐘伐鼓，皇上升殿，文武官員，兩班分列。張閣老朝見過，眾翰林一齊俯伏金階，為首的捧本奏道：「臣等大公本保奏榜眼田中桂。」當駕官將公本接去，呈上御座，讀本官高聲朗讀。皇上聽了，問張閣老道：「卿意何如？」張閣老躬身答道：「田中桂少年不諳，是以前日有狂悖之奏，今諸臣公保，這也是同官情義，宏恩出自天心，臣不敢妄對。」皇上見張閣老亦有迴護之意，遂提御筆判本道：「依奏。」眾翰林見准了本，歡喜異帶，一齊叩首謝恩。皇上進內，眾臣退班。

張閣老出朝，對眾翰林道：「本既准了，將本內事情，須要如奏而行，不可又蹈欺君之罪。」眾翰林唯唯而退。你道張閣老為何說此話？蓋因本內所奏，是仍賜原職，入贅相府。今既依奏，田中桂赦罪復官，張閣老惟恐入贅之事，田中桂又有他說。所以在翰林面前說出此話。

當下田中桂得了赦，復了職，準備入朝謝恩，眾翰林惟恐虛奏入贅相府之言，都來撮合說媒。田中桂尚有猶豫之意，眾翰林齊說道：「弟輩保奏年兄的官職，年兄亦當保全弟輩的官職。倘若不從，弟輩欺君之罪不小。」田中桂沒奈何，只得依從。眾翰林回復張閣老的信，張閣老歡喜，準備擇吉成婚不題。

卻說倩雲、碧雲兩個小姐，聽得田榜眼許了親，口中不言，心內各個歡喜，好象秀才入場考中的一般，這是女兒家的常情，不必細述。看官，你道田中桂許了親，只有一個小姐歡喜，如何兩個小姐都歡喜起來？不知其中有個原故，原來張閣老先前寫了名字，分作兩闕，對天焚香點祝，拈著的是碧雲二小姐。後來在皇上面前所奏的，亦是碧雲二小姐。但呈御覽的詩文，卻是倩雲大小姐的，所以當此婚姻已許未定之時，大家一齊歡喜。張閣老見田中桂已經許親，因對夫人道：「二女碧雲，今已許配田家，凡一切妝奩之物，須當預備。」家中梅香聽得此語，都來對二小姐恭喜，二小姐喜得眉得眼笑。大小姐聞得此信，甚是含羞忿怒，羞的是先前歡喜，皆是虛假；怒的是一樣女兒，為何倒先幼而後長。女兒家說不出口，悶在心中，每日思想，忽然想著道：「前日爹爹將我的詩文，呈與皇上御覽，如今卻將親事許配了妹子，難道借我的詩文，成就妹子不成！我如今只說恭喜妹子，到那裡聒噪他一場，討我的詩文，或者榜眼知道了，竟要一起做詩文的人來，這頭親事，豈不還是我的。」主意定了，就到碧雲房中。

碧雲接著，笑面相迎，倩雲見妹妹歡喜得意，心內越發傷情惱怒起來，變著臉兒說道：「我不是來趕熱鬧恭喜的，我是來討我自己的物事。」碧雲道：「妹子沒有拿姐姐甚麼。」倩雲道：「怎麼沒有，前日爹爹把我的詩文拿了一本，去呈皇上御覽，原來是借我的詩文，當作你做的，如今你的婚姻做成了，我的那本詩文，不是常常借與你裝體面的，也該還我了。」碧雲道：「姐姐說話，好沒來由。我那裡見你甚麼詩文，那個借你的裝體面？就是婚姻之事，也是爹爹的意思，與妹子何干！姐姐不問一個端的，就來聒噪起來，與外人聽見，不好看相。」倩雲罵道：「你這賤人，自己借我詩文，去勾漢子，不說自己不是，倒說我不好看相！」碧雲道：「你罵我是賤人，你自己婚姻不成，心裡惱悶。來拿住我出氣，才正是賤人！」當下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罵了多時，不得開交。梅香慌了，忙去報知張閣老與夫人知道。

夫人聽得兩個女兒爭鬧，忙走來問其原故。碧雲見母親來了，哭著說道：「好奇怪，我沒有見姐姐甚麼詩文，他無端走來罵我，要討甚麼詩文。」倩雲道：「前日爹爹叫我寫了一日，取了一本去，今日他賴說沒有。」夫人道：「你爹爹拿你的詩文，你只該與爹爹要，怎麼來罵起妹子來！妹子是有人家的了，他去得也快，你不該與他嚷罵。」倩雲聽得說是有人家的，去得快，越發觸著他的心事，也哭起來道：「母親也偏向他，他是有人家的，就該罵我。日後娶了去，只怕連爹爹都要罵哩！」夫人見他兩人都哭起來，都是自己養的，竟不好說那一個不是，連自己也掉下淚來。

忽見梅香來報：「老爺到了。」兩個小姐聽了，越發大哭起來。張閣老走到，見兩個女兒一齊大哭，不知何故，忙問道：「這是為甚麼？」夫人道：「方才大女走來，與二女討甚麼詩文，二女說沒有，兩人爭罵，在此啼哭。」張閣老道：「甚麼詩文，可是前日寫的那本？」倩雲哭道：「正是那本。」張閣老道：「那本詩文，久已呈御覽了，你怎麼與妹子討起來？」倩雲道：「怎麼不與他討，他借我的詩文，去裝體面，誰肯便罷了！」張閣老聽得大小姐此言，方知不是為討詩文，原來是爭婚的意思，因說道：「我做爹爹的，自有道理，你們女兒家，怎麼就廝鬧起來，好不雅觀！倩雲快些回房去，我自有主意。」大小姐見爹爹口角有話，遂拭了眼淚，回房去了。張閣老就對碧雲道：「你是有人家的了，不可如此廝鬧，被人傳與田家知道，只說你沒教訓了。你如今再不可與姐姐鬧了。」二小姐也不做聲。

張閣老遂同夫人走到後堂，歎口氣道：「這件事，怪不得大女，這倒是我錯了。前日叫大女寫了詩文，就該在皇上面前啟奏大女的名字，只因大女的容貌不如二女，所以在皇上面前，啟奏二女名字。如今詩文是倩雲的，親事卻允了碧雲，怪不得大女不服。」夫人道：「不服還是小事，萬一碧雲嫁去了，那田榜眼問起詩文，竟不知道，他前日為這親事拿問過的，或者在皇上面前，也啟奏了，那時欺君之罪，豈不又放在你身上了！」張閣老聽得此言，如睡忽醒，手足無措，因想了半響，方說道：「如今只有一個計策在此，須得如此如此方好。」夫人道：「甚麼計策？」張閣老低低說出。不知說些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顧天飛評曰：如今的人，做幾篇爛時文，識幾個半邊字，便自稱讀書人，此外茫然不知，若說道人情世故，經濟文章，真正夢想不到。如此回中，描寫兩姊妹爭婚的光景，入化超神，著不讀破萬卷書，便勉強扭捏，還要錯過蔥嶺那邊去。